



## 再读家书

□ 卜庆萍

一封封抗战家书,在秋日凉风中捧来重读,会有一些情怀令人泪流满面,会有一些力量让人心潮澎湃。

“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,懂得很多事了,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?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?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。在闲游与独坐中,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,谈着。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,一时在地下,一时爬到妈妈怀里,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……”在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,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谈论战争及形势,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之余,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牵挂。在给母亲的家书中,左权这样说:“过去没有一个铜板,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。过去吃草,现在准备还吃草。但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,将士们都有一个决心,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。我们只有一个目的,这个信心特别强烈,就是打败

日本帝国主义,就是要把他们消灭掉。”1942年5月25日,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,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,血洒十字岭,壮烈殉国,时年37岁。

“宁儿,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,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,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,希望你,宁儿啊,赶快成人,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我最亲爱的儿子啊,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,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,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”这是革命烈士赵一曼在牺牲前写给儿子的遗书。1935年11月,在与日军作战中,赵一曼负伤被俘。日军屡屡动用酷刑逼供,赵一曼仍坚贞不屈。1936年8月2日,英勇就义。



## 秋尽野菊黄

□ 马庆民

寒露过后,秋风瑟瑟,在深入人心的浓浓秋意中,却也深知秋天走到了尽头。

秋的尽头,百花已然凋零,此时,幸好还有野菊花。

或许是秋风的涂抹,亦或许是秋雨的渲染,野菊花似乎一夜之间便爆满了山野,一丛一簇,一朵一瓣,既绽放,又隐藏;既夺目,又泰然。山坡,田野,河滩……随处可见,谁都挡不住它们的耀眼夺目。

深秋的天寒露重,难免让我们想到“凋敝”这个词,但唯独野菊的美是不能忽略的,看见它时的喜悦也是不能忽略的,还有那一句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的独一无二,更是不能忽略的。正如杜甫诗云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”;又如白居易诗云“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”。可见任何情境中,总有绽放的生命之姿。所以不必沮丧,且如这野菊。

儿时,故乡的野菊花都是独放于荒篱边,香气幽冷,色泽明艳。每当野菊花盛开的时候,我就喜欢在田野里追着秋风奔跑,随它穿过花丛,沾一身野菊香,往往能做一个清香流动的梦,奇怪的是从来记不住它们的样子。

后来,读戴良的《爱菊说》,里面有一段话:“每岁即小斋之外,罗植数百本。春而锄,夏而灌,秋编其干而屏列之,当天气始肃,寒英盛开,披鹤氅衣,戴折角巾,携九节杖巡行圃中。”读罢,菊之姿节便脱颖而出,更是铭记于心。

但真正读懂与喜欢上野菊花,应该是若干年后读到唐人司空图“落花无言,人淡如菊。”他用菊花描摹一种生命之境,虽历经了苦寒磨难,却不幽怨;虽独傲秋霜,却更喜淡然。所谓“菊隐”,所谓人生,也大抵如此。

“黄花本是无情物,也共先生晚节香。”若是心怀一份淡然,那么繁华落尽,初心不改,纵然百花凋零,阡陌之上,依旧有野菊花的影子,一如我们生命中,那些不离不弃地陪伴,带给我们灵魂的熨帖和温暖。

因为喜欢野菊花,所以每年清秋时节,我都会去郊外采上一些。采摘的野菊在阳光下风干,储藏起来,待到来年夏日炎炎时,拿出来泡上两杯,那花香便在鼻底弥漫。看着那一朵朵淡雅的小花在开水中绽放,被水滋润,被香分解,入盏、入诗,入心,仿佛就看到了逝去的那个秋天。

那就是久而生厌。以前爱你是真的,现在不爱了,也是真的。随着时间的增长,暴露的缺点也就越多,多到让你无法忍受,也就不爱了,感情早被摧折得百孔千疮。曾经有多喜欢,现在就有多讨厌,就如茨威格在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中所说:“我对你的心灵来说,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,还是在我们的目光只有一线之隔,其实,都是同样的遥远。”

好书不厌百回读,对喜爱文字成癖的人来说,一本耐读的好书,是由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文字,排列搭建成清丽灵动的句子,再精心烹饪成的养心怡情之物。轻轻触碰,仿若有暗香浮动,文字渗入了心里,灵魂跑进了书里,叫人久久不厌。鲁迅生前,苏雪林也说其文章“好书不厌百回读”,然而,在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,苏女士又说其文章“一无足取”。有时候,喜与不喜,讨与不厌,就像川剧变脸,都在自己一念间。

清朝才子李渔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

## 访鲁迅故居

□ 李昌浩

初秋的天空湛蓝如水,有一种明澈的静美。绍兴是一个水做的古城,我对这个文化古城有着特有的情愫。跨上一座座石桥,走过一扇扇斑驳零落的木门,这里到处留有岁月的印痕。

在鲁迅故居大门口的画墙上,我望见先生正抽着烟,只见他的食指和中指,很老练地夹住烟,浓眉紧紧地经典地皱着,微昂起的脸,像是在思考什么。故居建于清嘉庆年间,坐北朝南,青瓦粉墙,砖木结构,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。

从右侧门进去,穿过长廊,就到了“桂花明堂”,明堂俗称天井。鲁迅小时候,夏天经常在桂花树下的乘凉,老祖母蒋氏一边摇着芭蕉扇,一边给讲故事,不经意间为鲁迅以后的文学创作,提供了最早的素材。

鲁迅家的厨房,“三眼大灶”是旧时绍兴大户人家所用。当年在鲁迅家“忙月”的章福庆,有时带儿子运水来帮忙,运水就是鲁迅小说《故乡》闰土的原型。运水教鲁迅怎样捕鸟,怎样在海边沙地里看管西瓜、拿胡叉刺猪,是运水让鲁迅认识了在书本里没有的世界。

## 蜘蛛小房客

□ 苗连贵

已是深秋了,蚊子近乎绝迹,蜘蛛怎么活?小时候住旧式的老屋。噗——屋梁上垂下一只蜘蛛,半空中晃悠,打了几个秋千,又手脚麻利地援丝而上。

奶奶说:“喜蛛!喜蛛进门利家宅,它是来报喜的!”我说:“它更像是报到的吧,知会我们一声:‘就在你们家安家啦!’”

及长,有了自己的家,住新式的楼房,仍有蜘蛛不辞辛苦地寻来与我拼房。对蜘蛛,我说不上喜欢,也并不十分讨厌。它们似乎懂得为客之道,不进客厅,不入卧室,爬进较为隐蔽的卫生间角落,尽量不惹人嫌。于是,我们彼此相安。

夏日,卫生间也是蚊子蛰伏的地方,它们常伺机趴上我的臀和腿,用利锥刺,让我痒痒、鼓起包、并被吸走血——人其实是蚊子的食物,人处在食物链的顶端,却常受低等生物欺凌。蚊子饱食后,洋洋得意地翩翩起舞,一不小心,撞进罗网,于是成了蜘蛛的盘中餐。真是一报还一报,或者说这就是生物链,一环套一环。感谢蜘蛛!

蛛网是捕食的利器,也是蜘蛛的居室。人在不经意间,会看到蜘蛛织网。王安石曾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万事悠悠心自知,强颜于世转参差。移床独卧秋风里,静看蜘蛛结网丝。”(《省中二首》之一)当时王安石政治上失意,心情沉郁,躺在床上,看蜘蛛结网是百无聊赖。不过,他肯定没有发现蜘蛛结网的妙趣,否则这首诗当是另一种写法。

我观察,蜘蛛织网很有规律,它们先用几根丝搭框架,相当于人类居室的梁栋结构,再由中心牵出等分的

符克,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,中学毕业后,投奔在越南谋生的父亲。1939年,日军侵占琼崖,即今天的海南。消息传到越南,已是中共党员的符克立即组织爱国华侨,回国参加抗战,牺牲时年仅25岁。他的家书,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抗日华侨的爱国情怀。“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,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。抗战救国,争取胜利,不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,我之参加革命工作,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,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。”“爸和哥!你们宠爱和抚育我,我时刻是牵挂着的。不过,我实在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。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情不孝吧。我之所以参加救国工作,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,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,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。”“爸和哥,别挂心吧!鬼子赶出中国以后,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!假使遇有不幸,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,是我的人生最大休息了。”

透过抗战家书,看到一种滚烫的爱国情怀;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;透过抗战家书,升腾一种激越豪迈的民族气节;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;透过抗战家书,感受一种久远的英雄气概;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;透过抗战家书,感到一股力透纸背的必胜信念;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。

小时读书,曾经背诵过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所以印象很深,如今亲眼目睹这百草园。想像小时鲁迅,经常在这里捉蟋蟀、玩斑蝥、采桑椹、摘覆盆子、拔何首乌,多么有趣!如今百草园里的大豆苗已长至脚脖,圆形的叶子,一派葱茏。园子旁边有一口井,上面有十字架,“短短的泥墙根”至今依然如故。只是这百草园,后来和房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……

缓缓走进三味书屋,它本叫三余书屋,三味取义: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饌,诸之百家,味如醯醢。”是鲁迅小时上学的地方,“三味书屋”的匾额挂在正中墙上,是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题。我发现鲁迅的课桌最醒目,木纹颜色脱颖而出,上面果然刻有一个“早”字。

沿着窄窄的青石板路走下去,两旁尽是小店铺,经营有绍兴黄酒、乌干菜、香糕、茴香豆等,都是绍兴的土特产。茴香豆可否是当年的味道?一条小河从鲁迅家前面流过,河里飘着树叶状的乌篷船,它一身黑衣,素素静静,乌篷船是水乡绍兴的文化符号。

丝,辐射出去,然后,一圈一圈地从外圈盘旋到里圈。大约经过10多分钟,一张网就织好了,精巧、细密,网眼恢恢,疏而不漏。

蛛网显然也不是安居工程,随时都可能倾覆。一只聪明的蜘蛛把网结在卫生间壁脚,它知道蚊子常在低处飞。却没料到有一次我进卫生间洗浴,打开水龙头,水激扬而下,它惊惶地弹起,其迅捷不亚于长腿蜘蛛,同时它的网被水冲破一个大洞。网破了,就要重新织。我有些同情这不懈努力的小生命。

蜘蛛捕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而是日复一日地固守网上,我还没见过哪种虫豸像蜘蛛那样矢志不渝。而且,我还发现,蜘蛛安于本分,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无论收成好坏,绝不去别人家的网上掠食。

初冬了,我的卫生间墙角上端的蛛网,趴着一只小蜘蛛,我每天都看见它默默地守在那里。天凉了,蚊子稀少,它有吃的吗?那天,我偶尔拍死了一只蚊子,小心地粘在它的网上,心想它一定会兴高采烈地爬过来,然后大口吸食,结果,它却毫无知觉地一动不动。我用手指触了触它,才发现,它早已死了,它是饿死的,它的肚腹是空的,几近透明。其实它原本可以移居,或求食于它的同类街坊邻居,我想。然而它终究死去了。

大自然的创造无所不在,我们周围总有些弱小的生命和我们比邻。尊贵如人和卑微如蚁者,在生存的本能上,大体是一致的。和我们一样,它们活得真实、有时也很有趣,却也十分艰难!

## 重阳与父母书

南飞的大雁抖落乡音  
我还在流水线上飘呀飘  
根本找不着北

年迈的父母  
携手登上老家的山岗  
拾起登高的习俗  
他们一再踮起脚尖  
丈量儿女回家的里程  
抚摸生锈的童谣  
可惜什么也看不见

秋风习习 落叶飘零  
老头子 你哭了  
老婆子 我陪你哭  
没有儿女的消息  
日子一天天风干  
只剩下浑浊的双眼

千里之外的我  
已不大会说话  
生活在别人的城市  
作息端得四平八稳  
送回老家的只有  
和枫叶一样浓浓的相思  
在梦中与父母兄弟登高  
相依相扶  
努力挤出一生的笑

(冉咏梅)

## 深秋入山

那位清静的老朋友  
远远地立在城郊  
像一片雪期待,却又远离  
一场火热的爱情

睽违了一春一夏  
抓住秋尾,我沿着一条羊肠山道  
从脚到头,由外及里  
阅读它的瑰丽世界

披黄戴红,草木心照不宣  
把群山打扮得,让风不思前程  
让人流连忘返

一棵草紧紧咬住晚秋  
溪流如带,把山语寄向远方  
偶尔一声鸟鸣,叫醒过客  
入冬前的梦想

(范俊强)

## 从敦煌出发

——辛丑年九月参加第五届丝绸之路(敦煌)国际文化博览会暨第十届敦煌行·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所感

敦煌街上两个外地人说  
来一趟不容易  
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 
一位老太太问客打哪儿来  
上海  
哦,你们住得真偏

每个人的家乡都是世界的中心  
有人说,这也是文化自信

## 从敦煌出发

一条春蚕吐出丝路  
一只雄鹰撑起苍穹  
一匹骆驼幻想远方  
一声羌笛诉说苍凉  
一粒沙子即是红尘

飞天从敦煌出发  
碧海蓝天舞翩跹  
鸣沙山的五色沙  
应该和社稷坛的五色土同源  
月牙泉洗涤风尘  
魔鬼城的西海舰队  
出征你今夜的梦境

张骞敦煌出发  
为一带一路打下前站  
李广栽下李广杏  
左公种下左公柳  
引得春风与甘甜度过玉门  
从此,阳关道上洒满阳光

(刘跃清)

## 鲜红的党旗

鲜红的党旗  
屹立在枪林弹雨  
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 
前赴后继高高把她举起

鲜红的党旗  
照耀着光辉的真理  
看 投身伟大复兴之路  
献上生命和一切都在所不惜

鲜红的党旗  
飘扬在祖国大地  
千千万万党的儿女  
冲锋在前高高把她举起

鲜红的党旗  
闪烁着庄严神圣的誓词  
看 奔向美好向往之路  
我们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

(沈兴国)

“使人有乍交之欢,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。”这是明代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里的一句话。意思是,与其给人一见如故的欢喜,不如在以后漫长的交往之中不使对方厌烦。“不厌”多生动的一个词,它是光鲜如初,是历久弥新,隔多长时间都不掉色。可生活中,往往乍交之欢容易,久处不厌很难。

饮料喝多了会厌,但喝水不会,因为水淡而无味。古人说,“大味必淡”,淡薄才可持久不厌。而“五味令人口臭。”不论什么佳肴美味,连续吃就会厌,如果吃得过分,则成了“腐肠之药”了。

有一种爱,叫做久而不厌。人生若如初初见,多好!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,跋山涉水,抵达的不是远方,而是内心最初出发的地方。一辈子,就那么水乳交融地相处,不远不近地爱着,相看两不厌,眉挑烟火过一生。任年华匆匆,真正的爱情,总能经得起平淡岁月的洗礼。

其实,我们见多的还有另一种情况,

的人,在南京芥子园,他运用“是山也可以作画,是画也可以作窗”的“框景”手法,设计了“尺幅窗”、“无心窗”、梅窗等,即在船舱上开扇形窗并装裱四周。船儿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,窗外的湖光山色都成为窗内流动的图画,而瞬息万变,而无限更新。达到“变昨为今,化板成活,俾耳目之前,刻刻似有生机飞舞”的境界。多可爱的一个文人,与这样的人相处,怎能生厌?

生活中,一本泛黄的日记本,记载了我读书,成长的经历;一个掉了一个小球的拨浪鼓,那是我逗女儿的玩物;一只“嚓嚓”还能走动的手表,那是先生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……这些旧物件,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,多年了,都舍不得丢弃。何厌之有?

每个人喜好不同,性格各异,能经得起岁月的消磨,长时间的、或者一辈子矢志不渝地喜欢一种东西,爱着同一个人,那是走进心里了,是真正在乎,真感情。红尘万丈,愿一切温暖如初,久处不厌。

## 不厌

□ 王永清